

炽热的心

——怀巴金

纪 申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炽热的心

——怀巴金

纪 申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炽热的心：怀巴金 / 纪申著. — 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9.1

ISBN 978-7-5411-5197-2

I. ①炽… II. ①纪…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40151号

CHIRE DE XIN——HUAI BAJIN
炽热的心——怀巴金

纪申著

策 划 周立民 陈 武

责任编辑 苟婉莹 宋 玥

责任校对 汪 平

装帧设计 孙豫苏

责任印制 唐 茵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发行部) 028-86259303(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印 刷 天津兴湘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30mm × 205mm 1/32

印 张 8 字 数 140 千

版 次 2019年1月第一版 印 次 2019年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5197-2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028-86259301

目 录

读巴金《序跋集》有感·····	001
《巴金六十年文选》编后琐谈·····	004
小小解说·····	017
巴金在上海·····	020
记巴金编印的又一套丛书·····	028
巴金与泉州·····	034
《没有神》选编后记·····	037
“我还有机会拿起笔”·····	042
任何梦，都会醒的·····	048
——《巴金七十年文选》编后记	
历史教训不能忘！·····	052
巴金最喜爱的还是书·····	057
——《巴金书话》编后记	
关于作家写广告·····	064
难忘家乡味·····	068
西湖边上探巴金·····	076

有新意就好·····	082
——读《世纪的良心》	
相似和相异·····	088
——巴金与丽尼	
友情难忘 苦痛在心·····	108
——读巴金《怀念曹禺》有感	
巴金与孩子·····	113
读者的回声·····	120
栉风沐雨 积累文化·····	125
——记文化生活出版社始末	
一个纯洁的灵魂·····	160
——记病中巴金	
巴金与抗美援朝·····	170
又见巴金·····	179
梦境成现实·····	183
追忆萧珊·····	188
“愿为大家活着”·····	194
——贺巴金百岁大寿	
书缘初忆·····	200
——怀巴金	
忆四哥巴金·····	205
鲁迅的学生——巴金·····	225
巴金的编辑生涯·····	229

读巴金《序跋集》有感

前些日子写过一篇介绍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文章，因为这家出版社过去出版过多种多样的丛刊、丛书，对新文学的积累有那么一点儿贡献，引起了人们的关心与重视。而这些丛刊、丛书又都是巴金主编的，他做过这家出版社十多年的总编辑。我在这个出版社也工作过多年，有责任把自己所知道的东西实事求是地写出来，既可为新出版业提供一点史料，又能替研究巴金的专家们贡献一点素材。文章算写好交了卷，可意犹未尽，往事历历引起思怀。恰好前两天翻阅花城出版社不久前出版的巴金《序跋集》（花城文库），发现书中所收的《“六人”译后记》与我手边的《六人》（五版）一书的后记不尽相同，被删略了一大段，近六百字之多。因之可以断定《序跋集》所根据的《六人》一书，至少是五版后印出的新版本了。

那被删略去的文字一开始就写道：“三年前开始翻

译这本书，工作时断时续，到今年（指四九年）五月才译完最后的一章。这本小书的翻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时间。事实上我执笔的时候并不多。我的时间大半被一个书店的编校工作占去了。不仅这三年，近十三年来我的大部分的光阴都消耗在这个纯义务性的工作上面。（有那些书，和那些书的著译者和读者给我作证。）想不到这工作反而成了我的罪名，两三个自以为很了解我的朋友这三年中间就因为它不断地攻击我，麻烦我，剥夺了我的有限的时间，甚至……这本书的翻译就是在这种朋友的长期折磨中进行着的。……”单从这段文字看：（一）说明巴金确实在出版社做过十三年的编辑工作，而且是纯义务的，恐怕这还是较早地出现在他的文章里的关于编校工作的自白；（二）不难看出巴金在写小说，搞翻译，办书店，做编辑，所经历的道路也不是那么平坦的，受到的“干扰”与“折磨”是不小的，他颇为苦恼、冤屈，因做了那么多的工作，不为朋友所理解。关于这方面师陀同志今年4月在《贺巴金获“但丁国际奖”》一文中也提起过。两相映照，《后记》提供了更多的史实。《六人》是1949年9月印出的。译稿发排后不久巴金即去北京开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所以在《后记》中他又写道：“但我至今没有倒下来，至今还能够工作，那是因为除了这几位朋友外，我还有着许多别的朋友，而且也因为我相信我的工作。”因为有自信心，才能坚持到底。即使在

十年浩劫里经受着更大的折磨，更多的苦难，他还是挺过来了。“坚持就是胜利”这是萧珊对他的嘱咐。可是要挺过来也不是那么容易。此后巴金也并不是就一帆风顺了。今年《福建文艺》第十期还刊登了他的《随想录之九十一·最少的“干扰”》。他仍然为一些新的“干扰”而苦恼着，使他无法安静下来完成自己的著、译计划，怕对不起读者，对不起人民。

话至此还得说回来。《后记》之被删略，当然总有他因的。但由此而产生了“异文”，这就值得注意了。偶读黄裳《榆下说书》（三联新书），给我以启发。他在《读“题跋”》一文中说因发现商务影印的《四部丛刊》与原版本竟有差异，因而得出了两条经验，其中一条是“……看来版本还是值得研究的，因它有助于提供真实的历史资料”。从《六人》译后记一文看版本，不也说明黄文之言不谬。因而也就使得我来多谈几句，供有兴趣于此的朋友参考吧。

1982年11月

《巴金六十年文选》编后琐谈

该是去年的9月下旬，大概是二十五六号吧，社领导找我谈话，下达任务，说出版社近两三年内将多方面地介绍巴金，已经有了三个选题，务期分别尽快完成，要我负责协助。首先是明年想出一本巴金散文杂文选，多选影响大而书店又难以买到的《随想录》中的文章，再编选一些过去发表而又未收过专集的短文，比如50年代脍炙人口的杂文等。这样选本有了个人的特色，就不同一般了。考虑到巴老年高体弱，又在病中，不便去麻烦他，要由他自选恐怕难以如愿。要我同小林合编，再请巴老最后审定。任务必须完成。

老实说，站在“公”的立场，像这样谋出版、定选题，我举双手赞成，一个出版社应该有自己的目标，创自己的风格。出书理应成龙配套，系列化。为思想建设树新风，为文化建设做积累。更重要的是不能“一切向钱看”，只是为了赚钱，而要对两个文明建设做更多、更

大的贡献。作为上海的出版社，回顾过去，我们在介绍巴金方面的确是做得很不够的。当然其中有多种多样的原因，我不想在这里妄加议论。我自己倒应先作个检讨，对这件事，我从来就不那么积极，而是有些顾虑，避嫌疑，思想不解放啊！近两年来，我们出版社有了改变，出版了《巴金论创作》，后又印行了《巴金论》。而今更进一步有了新计划、新选题，要多方面地介绍这位住在上海的著名老作家。对此我能不拥护，能不赞同吗？

可是从“私”的方面讲，我又有了新的顾虑，因为我知道这任务不轻。领导是看重我和巴金的亲属关系，“近水楼台先得月”嘛，而这正是我的为难处，因为我多少了解一点巴老的个性、为人，特别是当前他的一些具体情况。为了尽快写完五本随想录，他经历了多么大的痛苦与煎熬，尽了多么大的努力，即使病中也未曾停止过思索，放下过笔。五年计划花费了八年才完成，再加上种种外界的干扰，真是耗尽了他的心血。当他写竣最后一本《随想录》时，家里人都为他大大舒了口气，希望他能就此停笔一时，好好休养一年半载。他自己也做了这样的打算。医生也曾一再建议，让巴老到外地疗养。再说，他对重印旧作素来不那么热衷积极。“文革”后更不愿多印、再印。“四人帮”一粉碎，他首先决定十四卷文集的停版。1982年十卷自选集的编选，是因四川人民出版社李致的一再要求与动员，他才勉强答应。“全

集”的编选也另有因由。后来在一篇短文里，巴老还提到，小林因此笑过他。可见他自己也处于矛盾与为难之中。而今我再去动员他编选散文杂文集子，真是无法启口，于心不忍。当时我心里十分矛盾，如何才能公私兼顾完成这项任务，这的确费了我不少心思。先找小林商量吧，她很忙，工作任务重，身体又不太好；更可能的是她根本就不赞成，那岂不把事弄僵。我思来想去，唯一的办法，还是先打通老兄（巴金）这一关。于是我把出版社的意图、希望、打算等委婉地向他阐明。果然他说：“我的文章已印过多少次了，不要再炒冷饭了吧。不要让你们出版社赔钱啊！”出书也不能只为了赚钱嘛。我告诉他这次编选本由我先动手选出篇目，征得小林意见后，再请他过目审核，这样他就不会花费多少心思淘神了。几经劝说总算得到了他的同意。我这才松了一口气，得以复命交差了。直到读了《代跋》后我才真正理解到他的许诺是多么的沉重，他为此而“准备再到油锅里受一次煎熬”。

取得巴金同意后我即着手翻阅有关作品。好在我有一个优越的条件，他的各种各样的选本集子，我几乎都收藏得有，即使尚未出书的《无题集》（《随想录》第五册）的目录也可以向他要来底稿。我唯一的希望是能让读者从这个选本中看到，在作家漫长的生活道路中他的部分写作历程与思想变化。不说有较全面的容貌，至少

也得有个粗略的概观。我从二百多万字中选出了三十多万字（实际数字），大大超过了原定的字数十万字，而不少佳篇、名文，还不得不有所割爱。我几易底稿，终于在10月中旬编出，先送领导审阅，听了意见再作调整。然后重抄送给小林去看。这时她刚陪同父亲自杭州小住回沪，不几天她退还给我说，她没什么意见，已经给爸爸看过了，并在一处我重列了的篇目旁画上了记号，可见她是认真看过的，我心安了。篇目既定，立即将选定的作品拿去复印，为发稿用。50年代那组杂文全是老邢同志一篇一篇从旧报刊上寻找出来的。这时社领导认为选文既自1927年起迄止于1986年的《随想录》第五册《无题集》，正好说明巴金从事写作有六十年了。这是值得纪念的。于是决定这本书提前在年内（1986年）印出。出版社立即召开一次各部门联系会议，把出书时间定死，要求一环接一环，分别负责完成。书名也更为《巴金六十年文选》，分随想录、杂感、散文、序跋、演讲、书信，内容又作了一番调整与补充。书信因系朋友往还的私函，公开发表的不多，时间又过紧迫，故仅仅收选了六封。

在编选期中我常去巴金家，不时把我如何编选本书的情况告诉他。即使最后在个别篇章中的个别地方作一点技术处理，也向他作了解释、汇报，取得他的认可。他用余一笔名发表的那组杂文，我误记为1957年上半年，

他却清楚地指明是在 1956 年的下半年，刊在哪张报纸、哪份期刊上。有的文章不仅篇名讲得出，连刊排错了的字句都能道清，予以纠正。1958 年应《文艺报》约写的《法斯特的悲剧》一文，要不是他主动提示，我差点给忘了。他还要我连那篇小小检讨也收进去，并回忆起当时写这篇文章的前前后后，使得我真不知说什么好。往事如烟，八十二岁的老人记性比我还好，思路的清晰真叫我咋舌。在更改书名时，我特地去征询他的意见，他也不是贸然点首，而是沉思片刻，问我选文的写作年月。我答以选有他去法国前写的那篇《再见吧，我不幸的乡土哟！》，它不正是写于 1927 年，距今刚好六十年？他这才首肯。他定居在上海的时间最多，我编选作品时有意选了三个不同时期写的有关上海的四篇文章。第一篇是告别祖国首途赴法时写的；第二篇乃描述半殖民地上海的畸形社会现象：《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在上海》；第三篇写于 1938 年，为生活在日侵略军铁蹄下孤岛上的青年鼓舞斗志，篇名：《“重进罗马”的精神》；第四篇《上海，美丽的土地，我们的！》则是作家满怀热情歌颂解放十年后的社会主义上海新貌。校样排出来了，我又特地送去几经调整补充定稿后的新目次，连来不及排上目次的六封书信也口头上作了补充说明，请他再次审阅，并求他为本书写上几句话，以代前言或后记。我未曾催问过一次，因他在《无题集》后记上已声明搁笔了。而

他竟及时赶写出《代跋》短信交我。我迫不及待地读着，边读又边感不安，欣喜之情退去了，涌上心头的是一股说不出的激动，泪水不由盈眶，我想这样我倒真欠下他一笔债了，使得他那衰老的病体竟因我而将再受煎熬。更使我明白一条道理：要真正了解一个人是多么的不容易，何况他还是个伟大的作家。尽管我们是兄弟，相处几十年，我还是经他的引荐踏进出版界，又干上编辑这一行。而今我也白了头发，毕竟处境不同，素养悬殊，还有不够理解，不够明白他苦心之处。想到此，我多希望读者能从本书看到老作家那颗真诚而苦痛的心啊！

书编好了，又如期出版，果然厚厚一册。封面端丽大方，新颖显目。从发稿到出书仅用了四十五天。这在当前出版界应是破纪录的吧。出版社为了庆祝书的出版，更为了纪念老作家从事创作六十年专门举办了一次面向读者的大型报告会（1987年1月5日）。会外卖书，一个多小时竟当场售出582册。这又是一件意外的事。由此可见“出书”与“卖书”都并不是那么“难”，盖事在人为而已。《重视全国人民的精神食粮》乃作家1956年所写的那组杂文中的一篇，正是针对那时的出版发行工作情况的有感之作。时隔三十年，重读此文，想想当前出版发行工作中的某些现象，不免叫人不胜感叹。看来“改革”对我们的工作是多么迫切的需要。

回忆1978年夏初去西南组稿，拜访过一位部队作家，

交谈中，他对我说：“最近重读巴金小说《家》，想不到又有了新的认识。好作品确实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可我们在本书的一篇文章里会发现巴金自己也曾认为《家》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过时了，哪知生活与现实改变了作家看法：眼看封建意识的余毒还继续在危害我们社会主义社会，高老太爷的鬼魂仍到处游荡。反封建主义的作品依旧具有现实意义。《家》并未过时，人们照旧喜爱，即使在“文革”期中，也有青年冒着危险偷偷阅读。作家只得在另一篇短文里承认自己的无知，也说它并未过时了。否定肯定、一反一复，作家的思想也在变化。巴金还这样说：“作家有权否定自己的作品，读者也有权肯定作家自己否定的作品，因为作品发表以后不属于作家个人。”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是人民的精神财富。人的认识总是随着客观事物的转换而起着变化的，要了解一位作家，我认为最好从他的作品中去寻求与发现。前面提到的四篇写上海的文章，不就可以从另一方面看到作家的变化。但观其前后，却又可以看出作家对事物的基本态度自始如一。那就是表现在作品中的爱和憎的强烈，是与非的分明。巴金对旧的东西，丑的东西，不合理的制度，凶恶的敌人，总是恨之甚烈，而对祖国、对人民、对社会主义的美好新事物，不仅爱得那么热切，且越来越显得深厚。作家在《愿化泥土》一文中回忆说：“一九二七年一月在上海上船去法国的时候，我在《海行

杂记》中写道：‘再见吧，我不幸的乡土哟！’一九七九年四月再访巴黎，住在凯旋门附近一家四星旅馆的四楼，早饭前我静静地坐在窗前扶手椅上，透过白纱窗帷，看到窗下安静的小巷，在这里我看到的不是巴黎的街景，却是北京长安街和上海的淮海路、杭州的西湖和广东的乡村，还有成都的街口有双眼井的那条小街……每天早晨都是这样，好像每天回国一次去寻求养料。”话写得质朴、真诚，充满了深情。他是那么热爱他的祖国。即使对不幸的旧中国，他也要说：“我恨你，我又不得不爱你！”作家有一条终生不渝的信念：“人活着，总得为祖国、为人民做一点事情。”在《激流》总序里作家也这样表白过：“我有我的爱，有我的恨，有我的欢乐，也有我的痛苦。但是我并没失去我的信仰，对生活的信仰。”巴金一生热爱生活，生活激起他的激情，激情贯串在他的全部作品里，这形成了巴金作品固有的风格。因而拨动着读者的心弦，激起共鸣的强音。

六十年的创作道路是漫长的，作家的生活历程，更是坎坷艰辛的。他的思想也随之起着各样的变化。不幸的是他也曾喝过“迷魂汤”，以至失去了本来的面目，可生活教育着他，鼓舞着他，使他逐渐清醒过来，恢复了本来面目，重新充满强大的自信。这是一次异常痛苦的心理历程。真了不得啊！被迫“搁笔”十年后的巴金重新握笔，那来自内心的激情，表现在文章里就显得愈益

深沉、浑厚了。难怪张光年赞曰：“真是力透纸背，情透纸背，热透纸背。”王元化说：“不论鲁迅的讽刺和巴金的激情在文学风格上存在着多少悬殊，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都有着分明的是非和强烈的爱憎。”我认为：这是巴金一贯认真学习鲁迅先生的结果。巴金一向尊敬鲁迅先生，一再表示向鲁迅先生学习，他说：“我勉励自己讲真话，卢梭是我的第一个老师，但是几十年中间用自己的燃烧的心给我照亮道路的还是鲁迅先生。我看得很清楚：在他，写作和生活是一致的，作家和人生是一致的，人品和文品是分不开的。”直到前不久，他还对青年作家说：“这个新文学的奠基人鲁迅先生，就是我们的榜样，先生敢想、敢说、敢写。他从来不用别人的脑子替自己思考问题，他更不曾看行情，看别人脸色写文章。他探索、追求，勇于解剖社会，更勇于解剖自己，为了社会的进步，他用笔作为武器战斗了一生。他用作家真诚的、热烈的心指引读者走生活的道路。他从不装腔作势，讲空话、假话。在他的作品中我都看到作家的艺术的良心，他的作品是经得住时间考验的。”巴金就把随想录的第二册和第三册分别命题为《探索集》和《真话集》。他还劝告青年同行“不脱离社会，远离读者”，“说自己说的话，写自己真实的感受”。巴金一生都在追求、探索。他把读者当作朋友和熟人，写作品就是向朋友和熟人吐露自己的真实感受。他的早期作品《我的呼